

而喜剧被丢弃在垃圾桶内

标题 *neta* 自《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中》

Summary:

“道德感是一种奢侈品，好处就是它绝不会从穷人手中夺走任何。”

Chapter1 星际 N 号电台晨间剧堂堂放送

"Tired of lying in the sunshine staying home to watch the rain. You are young and life is long and there is time to kill today. And then one day you find ten years have got behind you. No one told you when to run, you missed the starting gun."

伴随着音乐，Eclipse 号驶过一片时错区域，透过窗体，宇宙中居无定所的垃圾以及固体粒子在这片相当不稳定的区域内进行着看似毫无规律可言的运动。在区域磁场的作用下，大量的固体垃圾凝聚并且相互之间的作用力使其不断的区域内产生大量的高频的杂音，几乎划碎我们的耳朵。通过区域的中心，磁场带来的短暂的致盲的影响达到顶峰，我们只能凭借本能加速驶离这里，防止出现时错事故。

而在驶离时错区域后的 10 分钟内，Eclipse 号收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求救信号。说其奇怪也无非是这个波次的信号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进行使用，更别提是在如此荒芜的宇宙区域内。

[放心，我已经对信号进行了解构，并非星际通用的商业波频，似乎只是个个人。内容也的确是请求对接，对方声称自己的飞船似乎缺失了一些自我修复系统的模块，并且即将失去航线的能力。]桑乔几乎是在我皱眉的一刻就提供了大量的有效信息用于安抚我。

[Oh, how sweet, 桑乔，如果有一天你选择离开，那么我觉得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抛下 Eclipse 号和你走] 我笑了，努力的使用自己能做到的最油腻的语调，期望转移船内的注意力，可惜的是我的幻想很快地被打断了，因为桑乔似乎已经开始着手权限设置，允许对方访问并对接 Eclipse 号。

[嘿，宝贝，难道不先过问 captain 的意见吗？] 我几乎立刻跳了起来，我的上司瘾在这一刻膨胀起来，企图填满整个舱体。

桑乔和 Ellie 略过了我的愤怒，说到[我曾经在另一个星系拯救过一艘失去后备能源的飞船，我一开始只是出于人性，但谁能料到最后我拯救的人成为了我彻底脱离前司的筹码]。

我思考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有利可图是吗？]，桑乔在我眼皮底下赠予了我一个巨大白眼，然后简要地评论到我们并不是商人。然后他花了不到 1/10 诺亚时的时间关闭了 Eclipse 号的单向通讯系统以及身份权限系统，使得对方可以顺利对接。

Beep- Beep-

系统的警报声昭示着外来者的登陆。透过船上的监控设备，我们都看到一个人形生物正向主驾驶室走来，是的，一个人。我此时在想桑乔你最好祈祷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否则我会立马丢下一切你们，如同世界上 90% 的婚姻关系。但意外的是，对方似乎只是一个 20 岁左右的女性，看上去甚至有些天真，我讨厌天真。比我更先开口的是 Ellie[希望一切都好，姑娘。我们接收到了你发送的信号，看起来似乎你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对方赠予了一个微笑，让她没有那么可爱的面容变得更加符合她这个年纪的气质，她说[你好，我对你们的慨慷给予最诚挚的感谢，我并不是什么受过严谨训练的驾驶员，我的船似乎能源系统有些故障，我对此一窍不通，但幸好遇见了你们。啊，对了，我好像忘了自我介绍，叫我 Nili 就好。]

桑乔点点头，言简意赅[桑乔，这是 Ellie，这位看上去不满的是我们的船长 Ciro]。

我有说过曾经有些人觉得我很 Drama 吗，是的我是，于是我用我戏剧性的发言打断了他们友好的交谈[你的飞船型号相当老旧，我猜测，这类型号通常没有自我修复系统，即使是任何轻微的故障都会让它的主控中心判定为紧急情况，从而关闭大部分的系统。但先不谈这个问题，我倒是很好奇，一个年轻又天真的小女孩是如何得到这艘船又为何被困在这里？] 不请自来的东西往往会是个天大的麻烦，我讨厌一切复杂的东西。

自称 Nili¹的女孩似乎有些拘谨，如同玻璃珠般浅色的眼睛中浮现出的是真诚，或许她是个天生的好演员我想，当然，我很欣赏会利用自己的特质的人。1 分钟后，她开口道 [我来自哪个星球或是哪个星系都无关紧要，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公式般的贫穷。永远无法结束的农活，散发着酒精味的呕吐物，带着苦涩气味的硬币，酗酒的父亲，软弱且无私的母亲，这就是我生活全部。]²

[我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但我仍然要为此忏悔，我曾无数次透过链接地下室和主居式的那道窄缝看到父亲暴力对待母亲，在每一次的醉酒之后，他会攥住母亲的衣角，将其从与他差不多的高度拉到绝对的低位，然后一拳一拳的招呼在母亲的脸上，身体上，我从不曾怀疑他试图杀死过母亲。我的母亲是个自私圣人，而我只是个垃圾，我没有一次阻止过，我只是看着母亲从生理性的反抗到力竭再到几乎没有呼吸，然后在每一个她还能再次睁眼的清晨对她脸上的伤视若无睹，我觉得我也同样没有能力反抗父亲。]

我本想出言讽刺，但比我更快的是桑乔[老实讲，有点像星际 N 号电台会放送的烂俗晨间剧。那么你该如何说服我让我相信一个贫穷至此的人能负担这艘飞

¹ 名字来源于虚无主义，nihilism

² 故事部分情节参考自维斯康蒂的《洛可兄弟》

船呢？]

[别打岔，我都没说完呢。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父亲反常地没有去村头赌博，反而是来农田强行拖走了正在锄草地母亲，我可以想象即将会发生在母亲身上地悲剧，但我一如往常没有任何反应。而在那一刻，我的哥哥 Luka 挪到我身边问我你一直知道的吧，父亲正在杀死母亲，我沉默了，这是我能给的唯一回答。也许记忆真的存在保护机制，我不记得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只记得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原来父亲是如此的软弱和无力，原来我早就有反抗他的能力。我和 Luka 凝视着父亲，他如同一只巨大蠕虫，跪在我的脚边，试图亲吻我的鞋面来获得原谅，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不是吗？]

[我和 Luka 决定以他对待母亲的方式送他最后一程，伴随我直击太阳穴的一拳，父亲失去了意识。但我在很多年后，才得知最终致死的那一刀是母亲所赐予的。第二日我们用一把火烧掉了过去 15 年的所有，举家迁往南方，人们都说在那里只要努力就能进入美丽新世界。]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讲。

[南方的确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读过书，也不认字，但幸运的是我和 Luka 都找到了工作——拳击，Luka 很有天赋，很快地成为了老板的宠儿。我们过上了从前想象不到的富裕生活，观众会每一次的胜利之后，以或暧昧或欣赏的方式抚摸他充血的肌肉，然后偷偷塞给他酒精和毒品，他们用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伟大与慷慨。而当这种浮空而又荒谬的感觉到达顶峰的时候，他突然颓丧起来，于是他不再去拳击馆内表演，转而投入一名妓女的怀抱，他声称她是如此的纯洁而美好，也许对于其他人来说她是下贱的妓女，但是她是他的母亲，他的圣女。]

[我尊重 Luka 的一切选择，但我无法看着他沉沦。我说过，我原以为母亲是包

容一切的圣人，就像她从前忍受父亲的暴力一样。但母亲对此十分愤怒，她要求 Luka 离开那个女人。我清楚的记得那天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中，母亲正和 Luka 对峙，她说：“我多爱你啊，但你呢？你明明应该将所有的钱用于我们的家庭，却要去送给那个下贱的女人。”

“我爱她，所以也希望你能爱她。只有她的爱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好..好，失败者。我不管你如何觉得失败，但我要你同那个女人分道扬镳，否则我就去自首，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我感觉到有些窒息，于是围上围巾在冷空气的包裹中在外面过了一夜。当我第二日回到家中的时候，Luka 不在了，母亲的脖子上残留着指痕，我突然觉得自己仍然是 15 岁，一切都未改变。

后面的几个月，我忙得不可开交。再也没有见过 Luka，直到一日，拳馆的老板找到我，他一脸急切地在我家门口叼着烟，他原先打理的十分细致的头发此刻如同杂草。“你最近见过 Luka 吗？上个月他来过一次发誓会努力工作，但在那之后便失去了联系。他是最看好的拳手，我希望他能专注事业，我知道你们关系很好，劝他回来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吧？”他说的相当急切没有给我任何的回话机会。但我不知道如何联系 Luka。

约莫 3 周后，老板再次找到了我，这一次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有一纸合同，合同的第 21 条写明如果拳手在未经老板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旷工，那么必须以 3 倍的工资赔偿，而他已经 4 个月没有表演了，于是赔偿金额翻倍成了一笔天文数字，我当然拿不出这个钱。]

来了，我最爱的挑刺时间[你不是说你识字吗？]

[这不重要。于是老板相当好心的为我提供了另一条还债之路，代替 Luka 成为拳手。我别无选择，在日复一日的被殴打当中，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别人说也许下位者只是有着各自的缺陷，而上位者才是真正的畜生，老板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有天赋的拳手，只是一个个好控制的，下贱的玩物罢了。与此同时，我每天带着一身的伤害回到家中，母亲对此也没有任何的话语，我悲哀的感到这或许也是我的自作自受，只是我们之间的身份彻底的调换了过来。


不记得过了多少日，Luka 仍旧是了无音讯，我却同时失去了母亲的联系，她走了只留给了我一封信，我颤抖着摊开纸张，上面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 Luka。我不想去思考她如何反抗一个壮年男子，我只觉得今天的对手下手真狠，擂台好晃。在清醒过来之后，我感觉非常的虚无，你应该为自己而活，这个念头将我吓坏了，我开始畏惧和痴迷这个念头。在多日的观察之后，我撬开了老板的金库，带走了其中大部分的现金，并且在二手贩手里买走了这辆飞船，但如你所见，我并不会使用它。]

[嗯，相当经典的俄狄浦斯式悲剧故事是吗？不如听听我的故事吧] 相当微妙的故事，我不禁皱眉，侧过头将这批次的最后一管烟弹塞入其腔体内，开始编织我的故事。

[我会以一个十足老土的开场展开，我出生于 Migdal³，也许你们曾有幸在课本或者是别人口中听说过这个星球。在我有明确的记忆开始，这颗星球就在不断的衰败，每隔 10 个星系年，这片被宣判了死刑的土地都会以毫无抵抗的姿态迎接混乱的重构迷域的降临，他们说这只是不同纬度时间线的交错，但我从不认为身边没有与我经历过共同的故事，没有与我共同做出选择的人，仍然是

³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塔，映射旧约圣经中的巴别塔的故事

“他”哪怕他们拥有相同的面孔，在我看来也只是一团长相相似的烂泥。于是我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随时需要面对身边的人逐渐陌生或是直接消失的困境。没有昨天的人，注定不会有明天。人们告诉我，总有一天它会被现实的时间洪流吞没，无力离开这片土地的人会被困在时间夹层之中，被整个宇宙遗忘] 我停顿了一下，喝光了杯中最后一口酒，而桑乔只是盯着我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

[我的恋人在 5 年前彻底的变成了我不熟知的样子，我那聪明绝顶的朋友告诉我可以从  订购记忆载体，将恋人的网络数据下载并且传输进“她”的身体如果两者拥有相同的回忆那么或许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一个人，但我在不长不短的与她的相处中惊恐地认知到她并不是真的爱我，只是被记忆和代码调整成好像在爱我。于是我火速退了货，但没有人告诉我留存她的记忆的代价是躯体的生命力，我悲哀的发现我即将第二次目送恋人的死亡]

女孩看着我，似乎正斟酌着如何让我走出低落地情绪。

[哈哈哈哈]我爆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几乎要留下生理性的泪水。

[我开玩笑的，这样的悲剧故事我一天可以写十本书。并且本本比你的叙述来的有逻辑的多。你在登上我的船之前或许应该好好斟酌一下故事走向。]

她在发愣几秒后似乎察觉除了我话中的嘲讽之意 [天哪，哪怕你不愿意相信我的说辞，倒也不必如此刻薄且残忍，是什么教育让你如此不尊重人？]

[亲爱的，这是一个我可以明确给出答案的问题。是爱呀，爱是如此的混乱且自私，我只是爱的信徒罢了。更何况，与其质疑可以决定你的去留的人，不如装作更乖巧些为好，这是我的忠告。]

在听完我的话之后，她哽咽了一下，唇部细微的发生一些变化，但最终似乎是

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归入了一片沉默。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居高临下地表达了我的善意[感谢无限地宇宙吧，我并不是那么绝情之人，我们赌一场吧，日照扑克⁴，赌注就是你的去留，让命运裁定一切，如果三轮内你输光了筹码，那么你只能祈祷命运不至于如此不垂怜你了]

Nili 很快地反应到[你取这个名字，谁知道你在玩什么梗啊？]但最终认同了这场不怎么公平地赌博，因为她没得选择。

[虽然我深刻怀疑你的智商，但是以防万一你会背牌，我会每一轮都进行洗牌，明白吗？]

我坐庄，强行要求桑乔和 Ellie 加入了这场赌局。

第一轮，毫无意外的我的筹码是最多的，桑乔并不喜爱扑克，但意外的是她远比我想象地对游戏熟练。

第二轮，Ellie 几乎是在 call 完第五张牌的同时就将面前的筹码全部推了出去，我能猜到 she 手上一定是一副烂牌，Ellie 是个玩牌的高手，但眼下摆烂的态度几乎是将她的意见丢在我脸上，但我依然选择装糊涂，于是 Ellie 输掉了所有的筹码，退出了赌局。

第三轮第四次 Call，只剩下了我和 Nili，此时我手上是一对 K 加一对 6，她熟练的捻起牌角，在肉眼几乎察觉不到的时间内，嘴角似乎呈现了一个 5° 的变化，并且将筹码加倍了，而我自然会跟。在摸到最后一张牌之时我意识到或许幸运女神的确更青睐我，是一张黑桃 K，当然，为了不让她哭鼻子我只是增加了剩余筹码的一半。

意外的是，她也跟了，并且将所有的筹码全部推向了我的方向[All In]，她没有

⁴日照扑克其实是指德州扑克，日照是山东的城市，只是单纯在玩山东德州以及德克萨斯的笑话

再看牌面，显然相当自信。我有些错愕，在 5s 的脑内剧烈活动下，我甚至开始思考起了她不会是同花顺吧？但赌徒的本能还是让我选择相信了自己。

翻开牌面，和同花顺不能说是两模两样，几乎是毫无关系，我一时不知道是该觉得如释重负还是得感叹她的确比我想象的更像个赌徒[你输了，我说过我虽并非极恶的赌徒，但在绝对的好运面前，心理战不过是延后了你命定的失败罢了。]

[...我在想，你的刻薄是否只是出于你不喜欢悲惨的故事而并非针对我？但是苦难才是生活的常态不是吗？] Nili 似乎在这一秒才从赌局的失败中缓过来，提问到。

[当然啦，真正的幸福同苦难相比在大部分人的世界中永远是低贱且下流的，就如同动荡远比稳定的生活作为小说、影视的主题的概率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在赞美苦难，即便实际上没人愿意作为苦难的实际承受者。]我挑了下眉毛，决定说出我的想法。

[但我无意使你难堪，也不在乎你的苦难是否真实。如果你愿意，自然可以留下，最角落的休眠舱使用权归你了。] 我将烟丢入垃圾桶中，没再多留给她更多的面容[如果有什么问题就问桑乔，他可比我友善的多。]

第二日早晨，飞船被一股奶香和脂肪的香气所包裹，这香味过于牵动，连几乎没有享用早饭习惯的我都有些蠢蠢欲动。我走到厨房，果不其然看到 Nili 正在试图从烤箱中取出满满一烤盘的曲奇。她转过头来，看到了我似乎被吓的不轻，上半身微微向后，显出一副防御的姿态。

[你...在烤曲..] [呃，不好意思...] 我们几乎同时开了口，又同时停止了话口，然后

我摆手示意她先说。

[呃, 我起的很早, 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可以赠予你以报答你的收留, 但我多少会一些烘焙, 所以...]她有些紧张, 说话间一个劲的咬自己的下唇[我观察了仓库里的材料, 烤了些曲奇, 希望你们会喜欢, 当然如果你介意我没有经过允许就动用食材和厨房,你可以骂我]

我没有回应, 老实讲, 作为非商业烤炉的出品,这批曲奇相当像样, 表面布满了钻石纹, 色泽也相当的美妙, 呈现出成熟的焦糖色, 曲奇边缘是可以想象到的酥脆, 但中心的部分柔软的看上去又仿佛正在缓缓的流淌。我深吸了一口气, 从未感觉到黄油的脂肪香气是如此的美妙, 但我看到垃圾桶内黄油包装随即意识到这个小姑娘几乎用完了我最后的黄油存货。

[或许在下一次靠岸停泊时, 我该找 S 进货了] 我这样想着。S 是这个星系最大的物资供销商, 穷凶极恶, 唯利是图, 但她掌握着星际物资运输的命脉, 于是我不得不和她达成长期交易, 好吧这是假话。S 不过是一个星际走私犯, 她的人脉就是我, 我从她那里购买物资只是因为我热爱吃回扣。

在经过长达 10s 的和曲奇的深情对视后, 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一块曲奇放入嘴中, 嗯, 很甜, 曲奇外部十分的酥脆, 而由于大量黄油的加入, 内部又呈现出相当绵软的组织, 大量的糖分作为催化剂彻底的激发出小麦和黄油的香气, 如果能配上咖啡或者红茶似乎会更加美妙。

在享受这份脂肪和糖分所幻化成的礼物之时, 我没来由的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倒不是说我的母亲也会为我烤制曲奇, 她是个星际闻名的料理白痴, 甚至不会使用烤箱, 我仍然记得当我们还保持相当良好的关系之时, 她会跨越时区的阻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有可能以通讯突袭并且歇斯底里的质问我到底如何使用家中的

烤箱。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甜食爱好者,即便我试图从自己的身上剥去任何一点和他们的相似之处,却也不得不悲哀的承认或许有些东西真的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就比如我也是一位甜食爱好者,如果可以,我愿意与糖油混合物结为永世的伴侣,
我在幻想当中与曲奇小姐交换了一个急切而又浅尝辄止的吻,然后一同在烤箱
炙热的温度中融为一体,多浪漫的殉情方式。

意识到我似乎在幻觉中消磨了太多的时间,在重返现实的那一刻我清了清嗓子
说:“厨房储藏室右下的小隔层内有我私藏的香草荚,让这些廉价的花生酱见
鬼去吧,谁吃这个啊。”

Chapter2 焦糖熔岩蛋糕是人生的百倍甜

Summary:

“原本平静的海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涨出血色的回响，潮汐引来的涨落如同海的悲鸣，少女无声的嚎哭。突破天际的高●

是的，以上通通不会出现。”

往昔的分量远比所有人想象的沉重，在那里，没有现在和未来，只有过去，这份重量和整个星球一同下坠，无人可以拯救。

驶过第三边境的安全验证线时，我收到了一份星际委托。对方看上去并不精通于通讯设备，在这封邮件中，除了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些照片，我点图片，哈哈，典中典的屏幕拍摄，只能看到像素点。抱着玩笑的心态，我开始回复：

“你好，女士，比起委托，我有另一事请求；请选择你的拍屏导师：

A. Glasses⁵给你的截图工具，如果需要指导，请先支付 1000 通用货币

B. Mvidia⁶给你的截图工具，如果需要指导，请先支付 1000 通用货币

C. Etc

但是如果你是需要询问这项委托的相关事宜，请允许我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随后发送给了这位女士，我并不打算接这单，听上去像没完没了的狗血晨间剧，我是一位试图维持逼格的星际猎人，除非给的足够多。但显然这位女士比我想象地执着的多，以比光速更快的学习效率向我单向开启了即时通讯，当她的全息影像在飞船内亮起时，我突然感觉到人类的进化还是太快了，我希望可以剥夺人类接受教育以及使用科技的权力。我猜想，狼狈的到处寻找如何关闭通讯

⁵ 代指的是 Windows

⁶ 我没有打错字，代指 Nvidia

的我，此刻窘迫地如同撒谎作业本丢失被拆穿的初中生，并且我的船员们应该都可以从简短的话语中组织出事件的始末。

“亲爱的，我相信我的邮件已经肯定的告诉您我无法接下这个委托，这并不是你的问题也并非不满意报酬，是我出于个人意愿。”然后使用了最原始的方式切断了通讯——电源。

我收留的女孩似乎对此抱有极大的不解：“难道委托有高低贵贱吗？更何况这个酬劳并不算低吧？”

“一流的商人不会试图贩售三流的商品，branding 懂吗？branding！”我气急败坏。

“是考虑到这个任务的性质吗？我并不觉得寻找丈夫出轨的证据是一件很离谱的任务，有点像侦探耶(・`ω´)”我能明白她的跃跃欲试。

“你知道 Ms IV 并不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社会对吧，即便是星际移民也该懂得当地的文化。道德或许需要约束，但是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明白吗？”

“可是..”

“没有可是”我发誓我并无更深层的含义，只是道德准则是家庭和社会的职责，并非我的。我真是糊涂了，我怎么会觉得她像我的孩子，无法承认我会在某一些时刻恍惚的觉得我们之间是一种教育关系，我可以通过教育塑造一个完美的我心中的形象，却忽视了她已经具备完备的世界观了。

但我是个好心人，好心人是不会强迫教育的，于是我将邮件转发给了她“如果你实在坚持，我会建议你以个人的名义接下这份委托，当然我无法保证她是否会接受你。

另请谨记道德感是一种奢侈品。”

据委托者的描述：她与丈夫于 5 年前出于工作需要搬迁至 SD IV 星系，当然是丈夫的工作需求；在搬至新居的第一年她申请了远程从事原先的工作，但随着丈夫的工资幅度显然可以轻易地负担家庭的开销，她便辞去了工作，开始专心备孕，两者的生活简单却平静。但从一年之前，丈夫开始频繁的旅居其他星球，据他自称是职位变迁，委托者平静的接受了他说谎的可能；但在 2 个月之前，丈夫便不再联系她，所有的通讯方式都收不到任何的回复。

“说到底，女性一旦全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就容易脱离社会化，然后丈夫出轨，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不是吗？我并不觉得这分委托有什么意义，找到了丈夫就可以改变一切吗？”我说道。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因为我都知道更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根据委托者提供的仅有的线索——丈夫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工作合同，嗯且不论最后一项是否具有意义。但在桑乔的搜索中，我们发现他的身份信息是从 8 年前才开始启用的，这就说明这并不是他的本名。在查询到所有曾更换为改为该名字的星际公民后，我们选择了一种较为原始的排除法，查询每一个人的银行信息，最终锁定了一位 35 岁左右的男性，他的消费记录基本与委托人所描述的丈夫工作路径相吻合，但在 3 个月前，所有的消费记录几乎都集中在了 Synthoria⁷这颗星球。

Synthoria 拥有 3 颗卫星，但奇妙的是这颗卫星上的时间从某一个节点开始就以某种恒定的速率倒退，每一个人都开始重复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过去——回忆的分量远比所有人想象的沉重，据说在那里，没有现在和未来，只有过去，这

⁷ "Synth" 和 "Ria"两者结合，虚构以及合成

份记忆来带的失重感拉扯着整个星球一同下坠，无人可以拯救。虽然我时常感叹过去的好时光，但如同幻觉中的美好过去让我感到害怕⁹。

桑乔并不愿意去往那里，我尊重他的意愿，并且告知他可以去找 S 补给货物，48 个诺亚时之后迎接我们的归来。

承载过去的星球被几颗行星所环绕，在其入境之处，我们被告知它已经退出了星际出入境自由公约，意思就是我们几乎无法通过常规的方式进入。当然入境管理处的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告诉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钱即可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种贴钱上班的美。

我企图通过在周边行星找寻免费的途径，但直到夜幕降临，我们都没能找到不花钱入境这颗古怪星球的办法，但在彻底看不见落日余晖的一刻我突然心灵福至[不如先吃饭吧]。Eliie 显然是以为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但很可惜我擅长让人失望，于是她侧过头盯着我发出了[哈？]的一声。到底有什么不好，要我说吃饭是人类或者类人生物发展进程中最伟大的改革。争吵无法占据上风怎么办？先吃饭吧；这道题解不出来怎么办？先吃饭吧。

打开通讯设备，找到 Zfmq⁹，Nili 似乎很好奇我居然不是那种只会在路边随便找个店解决餐食的人。

“？ 很意外吗，吃饭可是件天大的事情。”

“没..没， 只是我不是会特意看餐馆评分的人罢了。”

“好吧，一个忠告，别去质疑负责出钱的人。” 我眨了下眼。

⁹ 虽然会有点奇怪，是 Yelp 字母各自的后一位

翻阅了约 10 页左右的评分，最后决定了一家 New Hispania¹⁰风格餐厅。

人们都说欲望不分高低贵贱，食欲理应等同于爱欲。在餐厅外的那一刻我猛地想起上一次在 New Hispania 餐馆的经历，我与前搭档不欢而散，她花了不到半个诺亚时切断了与我所有的通讯方式。有些可惜，我一直由衷地认为她是位极有魅力的女性，桑乔曾经告诫我对她的迷恋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总是如此轻易的“爱”上别人，以至于在这种迷恋的情绪当中错误的判读对方的正真想法，他是对的。

Ellie 合上菜单，随之注意沉浸在旧日幻觉中的我[醒醒，只有你没决定了。]

[别心急，不像你，我是一个对食物要求很高的人]这是我为自己找的台阶。总而言之，我按照标准的前菜，主菜，饮品、甜品狠狠地满足了自己的点单欲望，先别管我吃不吃得下吧。

上菜的速度很快，我选择的前菜是 Hispania 的火腿佐油浸番茄配的硬质面包，据服务员小姐的描述，火腿是经典的谷饲品种，会有淡淡的果木香气。但到真的入口的一刻我才察觉其品质一般，虽然看上去油脂及其的丰盈，但明显香味不足，唯一的优点就是油脂丰盈，入口即化。油浸番茄既无橄榄油的香气，也无番茄的自然酸甜，我奶奶都能做，同 Ellie 分食之后她也给出了相当分量级的评价“买榜了是吧？”。

[我年轻的时候烟酒不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我是一个无法抵御低级诱惑以及陋习的人；于是我在身为虔诚信徒的前女友的陪同下尝试抵抗这种低级的欲望。但我离所谓健康的生活越近，内心却愈加空虚。去他的，我要拥抱放纵的快乐，人都是由陋习和克制组成的不是吗？]在饮下特调后，我这样说到。自从

¹⁰ 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名，后面提到的菜品都是基于西班牙风格

拥有了 Eclipse 号，我鲜少喝酒，主要是害怕被查，但或许也有几分宗教中常提到的克制欲望的念头。这杯特调度数并不高，杯壁上辅以一片橙子做装饰，橙子糖浆并不是廉价的口感，反而相当顺口，其间萦绕的清新气味盖住了杜松子酒原生的令我稍感不适的香料味，恰到好处的冰块分量让它入口十分之顺滑，总之在前菜的衬托下相当惊喜。我为 Nili 点了一杯潘趣酒，这才是小孩子该喝的东西¹¹，端上来的时候杯内有大量的水果切片，整体是偏血色的红，与其说是酒，反倒看上去更像果汁？我稍稍抬眼观察她的反应，她以几乎只是用嘴唇沾了酒的方式喝下了第一口，很快地皱起了眉毛，似乎是不习惯酒精，随后就放下了酒杯。但她似乎并未放弃，时不时的端上来小酌一口，尝试习惯酒精带给舌头的刺激。我隐约地从这种矛盾的行为中意识到我对她的意义，不禁地感到有些得意。

当 Nili 选择的海鲜墨鱼饭被端上来时，我们都被其香气所吸引。与传统的海鲜饭不同，它们家的料理方式舍弃了贝类，转而使用鸡肉和墨鱼一起炖煮，油脂感更加强烈，口感醇厚。

Ellia 的碳烤章鱼足，两条肥厚的章鱼足佐以土豆和一定量的特质酱汁，章鱼足表面泛着油脂的反光感但却并不油腻，配菜则是看似非常简单的土豆泥。

[嗯，倒不如说最出彩的部分就是土豆，土豆过筛后口感细腻加入了淡奶油和黑胡椒调味，凸显出更加浓厚的风味，特质的酱汁则增加了一丝酸甜的气味。虽然一开始好奇为什么土豆是冷的，但是配上章鱼足之后才发现它恰到好处的使炭火的气味变得更加地柔和。] 我极少听到 Ellia 对食物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不免的有些意外。

¹¹ 原型是西班牙传统的 Sangría，由切片水果和葡萄酒酿制而成，酒味克制。

注意到我们主菜盘内的情况，服务员小姐自然地呈上了甜品。我选择了不会出错的焦糖熔岩蛋糕佐白巧冰淇淋，是的，我确信我会享受两种非常醇厚口感的交融。蛋糕本身更接近重油的磅蛋糕，却更加蓬松柔软，内部的组织并不细腻，反而略显粗糙，但胜在其与焦糖的融合以及本身温热的温度，这份热度使得面上的那球白巧冰淇淋如同流速缓慢的瀑布，将蛋糕包裹，温热的蛋糕与略带冰碴的冰淇淋霎时间在口腔中爆开。为了缓解白巧本身过高纯度和可可脂以及大量的糖分带来的胰岛素冲击感，它选用了橙皮擦做碎屑，加入冰淇淋中，增添了一丝淡淡的水果香气。我们似乎都对甜品很满意，在结账之前，Nili 仍然在用勺子刮蹭她那份芝士蛋糕的托盘底部，有些意犹未尽？

于是我起身为她加了一份冰淇淋，与蛋糕搭配的不同，这份冰淇淋似乎是香草味的，我甚至能闻到一丝朗姆的气味....

机械电子音的欢迎入境响起的一刻，我们正式进入了这颗只有过去的星球。当然代价就是我钱包。这是一片被迷雾所拥抱的土地，但随着我们逐渐深入，雾气好像有些散开，我没来由的觉得眼前有些发黑，想起入境处的忠告：“伙计，别待太久，否则即便离去，也会影响到你现实的时间。”随着金色的光芒，我感到眼前突然无比的敞亮，像是某种幻觉；一道影子从我眼前出现又消失”

你... Kate “或许我没有资格再喊出她的名字，但我仍然记得她的一切，我伸出手渴望触碰这片幻影，意外的感知到了温度；但随之我发现这是 Ellia 的肩膀，她被我吓得不轻”你怎么了，从一进来我就觉得你看上去不是很舒服。”

“我没事，只是我好像在梦中见过这里。”我突然有些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重量。

但好在穿过这片迷雾之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星球，至少从外貌上看与我曾经久居过的任何一个星球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根据信用卡的消费记录，我们得以缩小搜索的区域，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谈何容易，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总是会在恰当的时候交好运，或许我也是。正当我们途径一座商业建筑师，Nili 似乎发现了什么，焦急的拍着我的手臂“快看”。

或许是我们动静有些大，于是那张与照片上相似，但又年轻得多的脸向我们转来，他似乎相当平静，没有多余的表情，很奇怪，明明他的脸上并无皱纹，但他的生命力却好像在被什么不断地抽离，棕色质地的眼睛里只有疲惫。

“我知道你们会来。”他说，搁着纯净的玻璃，说话时的雾气凝结在上面，让他面目全非。

“毕竟我留了太多线索了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你既足够聪明到可以预料到未来，却甘愿沉浸在幻觉当中？”我整理着衣服下摆，企图让自己看上去并不那么在意。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如果你想躲避一切，或许你会想前往传说当中的无人之境；但你付诸行动的那一刻开始就会慢慢期盼有人会因为你而前往这片无人之境，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的。”

我没有说话，他自顾自的接着讲：“与其说我知道你们会来，倒不如说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今天是我的婚礼，也是我唯一的愿意，做完这件事，哪怕下一秒要我去死，我也愿意。”

N 到底是年轻“婚礼，那么 A 女士呢？你不再爱她了吗？”

“亲爱的，我当然爱她，但爱让我感觉疲惫，也正是因为爱，我才要举行这场婚礼。”

“我..我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

E 先生带我们去向了他的婚礼场地，是的，一切都像开了 300 倍速，谁还记得这是一片永远在倒退的时间区域？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自然愿意解答，但我相信你们不会有问题的，E 先生轻声说。他说的对，我的确毫无问题，他预定用于结婚的场地像是仿制的某个时期的某种文明的宫殿，他的新婚妻子正伫立于这个严密宫殿之内，威严的仿若神明，哪怕她并没有信徒，她唯一的信徒就是这位我花费了大价钱找寻的男士。是的，而我们毫无疑问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位妻子有着一张与 A 女士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脸。他们在逐渐崩塌的宫殿中分享了一个吻，自然的如同双生子再一次回到母亲的羊水中那般相拥。

“我们走吧。”我并不决定再看下去，也不觉得我需要那个该死的答案。

当我们走出老远，Nili 还是忍不住“这算什么，代餐吗？永远喜欢更年轻漂亮的是吗？为什么我们就要走开，我实在是不明白。”

“没有意义，我很确信他会一直在这里，直到变回婴儿，他不会有未来了，所以一切都毫无意义。”N 似乎还想问些什么，但我决心不再回答，于是大步往前走，这一次我不会回头。

真的极其偶尔的时候，我会想起过去，我同 Kate 共同分食一块切角蛋糕，并不浪漫，在我们的家中只有散不去的尼古丁以及廉价的香水味，但我并不觉得我们的爱廉价。后来我们的日子变得好过了些，通过一起的努力，但随之我很

惊恐的发现，我们的命运像是被利益所绑在了一起，倒不是说我推崇绝对纯粹的爱，我只是害怕，当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越多，就会越发觉得我们只拥有彼此，而我们本不该如此。

但无论如何，人不会第二次重返深海。

返程的途中，我似乎想到些什么，偷偷问 N “那么委托呢？”

“嗯，我查看了邮箱，发现我的邮件由于网络中断并没有发出去。”

皆大欢喜。

次回预告：~~推理小说第一定律：侦探不可能是凶手~~

~~剧透声明：我不是凶手~~

Chapter 3 一场事先张扬的杀人案

Summary: 在火光中，我瞧见四臂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头颅¹²，她没有眼泪，只有狂乱的喜悦。

他妈的，他妈的，我怎么会忘记，原来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啊

“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深刻的意识到我同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如果我有幸给予别人建议我会说不要在这个世界幻想。我丢掉了我的幻想，但却为之后悔，我在酒精中尝试找回她，但无数个日日夜夜她从未回头，我被我的神明所遗忘。

同事觉察我的另类，他们鄙夷着叫嚣着尝试复兴所谓的男性崇拜，我面对着赤裸的躯体，惊恐的感到痛苦，这个宇宙最可怕的噩梦裹挟了我的脑海，我想去死。

母亲对我的婚姻进度不厌其烦，我说与其期待我的婚姻不如去信什么傻●宗教，祈祷我死后会有 72 个处女做我老婆，我的母亲对此十分愤怒，决心不要我这个孩子；如果可以选择，我也不要这样的人做我母亲，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我最终放弃以一枪打爆自己的头这样不算美观的自杀方式时，我在一个黑夜遇到了它，在真他妈的奇妙。我以为它是我磕大了之后产生的幻觉，可我并没有嗑药。在昏暗中，它似乎正执着于纠缠一名衣着暴露的年轻女性，他妈的下贱坯子，换做我绝不会青睐妓女。

但我看到钢铁般的口腔以奇异的角度张开，从口中留下紫色的涎水。它一动不动，仅仅是将女性的躯体以近乎慈爱的方式缓慢的圈进胸膛，她无力的挣扎着，我看见钢铁般的棘刺破膛而出，但没有鲜血的喷溅，她的肉体如同一段木柴，被无情的斩断；我

¹² 如果有既视感那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来自《海伯利安》

听见肌腱断裂骨肉分离的声音。那是一张何等杂种的脸，钢铁和人类的骸骨不断错位，眼睛如同血色的珠宝一般明亮，几乎将要燃烧起来，钢铁般的棘刺如枷锁般围绕头颅¹³，我听见她的尖叫，她逐渐张大的口腔像是某种奇异的性高潮。我看见她洞开的胸膛中有迸发的火焰。在火光中，我瞧见四臂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头颅，她没有眼泪，只有狂乱的喜悦，多么神圣，多么圣洁，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美丽的女性。

我感受到久违的性欲。”

我曾经提到过 S 是吗，应该是有的，她是一个星际走私犯，但我有说她的主业是警察吗？人总是有多面性的，虽然我并不理解我们是否需要星际警察。但一个拥有伟大的性格的人是不会拒绝好友的邀约的。于是我们应邀来到了这颗名为晖星的湛蓝色星球上。

“嘿，好久不见，亲爱的，希望没有让你思念至极”我贴上 S 的脸颊，留下了一个柔软的见面礼。

“五秒钟以前我倒的确是的确很思念你。”

“现在呢？”S 没再回话。

“怎么讲，亲爱的 Svetlana 小姐，是要我相信你只是单纯的思念吗？”我用舌侧抵了一下脸颊内部的肉，我自然对她的邀请有几分猜测，但老实讲我很少参与侦破案件，我晕血。

“只是玩个游戏，侦探游戏，我自然有你无法拒绝的条件。”她露出一种我会经常见到的可以称之为自信的笑容。

¹³ 形象参考来自《海伯利安》的伯劳以及 Jojo5 黄金之风中的紫烟，为我贫瘠的创作能力哀悼

“哦？比起游戏，我倒是更加期待是什么让你如此自信。”我皱了眉头，换做往常我会欣赏 S 的自信，但她没来由的自信让我觉得有些焦虑。

“简而言之，我们在立案之前并未将 1 区的连环凶杀案同此次的案件联系在一起。”如同电视剧般，Svetlana 女士将线索版平铺在我们眼前。

“一区的连环凶杀案受害者一共有 4 位，皆为女性，没有固定工作，基本上活动的区域都在 1 区第五大道。每起案件发生的间隔都在半个月左右，可以视作规律。第一到三位受害者都是妓女，没有身份证件，只能通过同事确定身份。第四位受害者则是第五大道的流浪汉，同样也是没有身份文件。”

“如何确认这是一起连环凶杀案，以及排除后续模仿作案的可能性呢？”我问道。

“首先我还没讲完，其次 1 区的四位受害者根据尸检报告来说，致命伤都是胸口的贯穿伤，创口呈现十字形，创口处有金属物质。每一位死者在死前都受到过暴力对待，下体有不同程度的撕裂、受损，但采集不到任何 DNA 样本。”

“当然 1 区并非我管辖的区域，所以我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至少是目前。而在 3 区的谋杀案，死者 A 身份与前四位死者差距很大，日前是公司职员，收入稳定，没有亲密关系。唯一可以确定与前者存在联系的是胸口的贯穿伤，且创口处同样有金属物质残留。但值得一提的是，死者的尸体进行过冰冻-解冻的处理，所以无法明确判断死亡时间。同样的也收到了暴力行为，但是死者并无强烈反抗的迹象，并且死者屋内物品摆放整齐，也无暴力破门的迹象，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熟人作案。再者 1 区的连环凶杀案并未见报，因为这些死者基本上就是社会的隐形人” S 结束了话语，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我很惊奇她

居然能记住，毕竟我最近逐渐察觉自己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上一句话的内容。

“嗯，不知你是否听说过《EDF 谋杀案》¹⁴，为了掩盖凶手真正想谋杀的目标，他必须制造多起事故来掩盖自己的动机。”

我看见 S 的头颅往下稍微驻足，正在思考我话语的深意，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深意“你的意思是凶手可能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上述死者之一？”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不是犯罪者，怎么会了解他们的心理。”我的目的只是撕破 S 自信的面孔罢了。

突然的，我瞥见线索版上她刚才并未提及的一些内容：每起按键受害者的尸体几乎都被摆成某一特定的姿势，手臂张开，尸体的脸部都有清晰可见的水渍，如同泪痕，这绝非偶然，似乎象征着某种特别的意义。我突然转变了想法。

“好吧，那么我发誓一定会找出事情的真相，以埃○里●○因的名义！”

“哈？融合的很好，下次不要了。你答应的也太快了，我还备了稿子，还有○因是谁啊。”S 有些诧异。

“不满意吗，来都来了，这个时候拒绝岂不是浪费事件？”

无可置否的是，就犯罪手法而言这的确是一起几乎毋庸置疑的连环杀人案。受害者身份的微妙改变在犯罪心理学当中被认知为：凶手通过多起的作案，建立自信，转而向自己更吻合自己内心的画像的受害者实施谋杀。如同我们推理小说畅销榜文学——《嫌疑人 Y 的现身》当中为了掩盖犯罪，数学家杀死了一位流浪汉亦或是《ISC 犯罪现场调查》中，妓女以及流浪汉也可以称得上高危职

¹⁴ 阿加莎·克里斯蒂《ABC 谋杀案》

业一般，妓女以及流浪汉在现实意义上是失去社会身份的族群，他们的生死既无价值也无法转化为普世意义上的价值。